

常新港
动物励志
小说

一只狗和他的城市

常新港/著



爱与善良，勇敢与担当，一部真正为精神打底子的作品

作者连续三十年有作品入选“全国优秀儿童文学选本”
四次荣获中国儿童文学最高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他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作家，是那种可以被我为“真正作家”的作家，可以说是成长小说的“天王”。他的作品触探到的，是人性的最底部、成长的最深处，是真正能塑造少年儿童性格、给他们的精神打底子的好书。我用最真的诚意向全国的少年儿童和家长、老师们推荐常新港的作品，他的作品，正是我说的具有高贵血统的‘王书’。

——曹文轩

常新港的儿童小说带来了标标准准的儿童小说所没有的生气、灵活、深度和艺术。在中国的儿童小说里，常新港是重要的一家。一家是无法随便称的。有的人写得很多，也有影响，但不是一家，恐怕也成不了，但常新港是的。

——梅子涵

常新港在中国的沉寂，是因为他做人太低调，可他的作品却一直在呐喊。应该让更多的孩子阅读常新港的作品，从他的作品中找到成长的力量；应该让更多的家长和老师阅读常新港的作品，从他的作品中了解孩子们成长的心路历程。

——张之路



扫描二维码关注更多信息与活动

上架建议：儿童文学

ISBN 978-7-5313-5185-6



定价：20.00元



一只狗 和他的城市

常新港/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只狗和他的城市 / 常新港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7.6

(常新港动物励志小说系列)

ISBN 978-7-5313-5185-6

I. ①一… II. ①常…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3036号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http://www.chunfengwenyi.com>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选题策划: 单瑛琪

责任编辑: 邓楠

责任校对: 陈杰

封面设计: 八牛·设计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数: 170千字

印张: 9.5

版次: 2017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7年6月第1次

书号: ISBN 978-7-5313-5185-6

定价: 20.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24-23284384

目 录

一	头顶上的窗口	1
二	家族的牙齿	11
三	挤进来的音乐	18
四	葬礼	25
五	粉红色外衣	33
六	美丽的背叛	40
七	牙疼	47
八	入城仪式	54
九	杀猪菜餐馆	62
十	名字	70
十一	一种叫安定的药片	76
十二	我和两个警察	85

十三	污辱	92
十四	妈妈家庭	100
十五	规矩	108
十六	家庭敌人	119
十七	尿床	127
十八	习惯	138
十九	我嗓子里的怪声音	146
二十	我对胡生身世的调查	155
二十一	女孩的声音	164
二十二	初一（12）班	174
二十三	游戏射击场	185
二十四	迷恋	193
二十五	香水	202
二十六	体育老师	210
二十七	考试	219

二十八	流行性感冒	231
二十九	大森林酒吧	242
三十	血液	252
三十一	六月家中的女人	262
三十二	爸爸来到这座城市	272
三十三	惊人的生命不等式	281
三十四	寻找六月	291

一 头顶上的窗口

告诉你，我是一条极普通的笨狗。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觉得周围环境有些昏暗和潮湿。当有一天清晨我正在享用父亲带回来的香肠时，我的爷爷悄然无声地离开了我们。在我的记忆中，爷爷身材高大，他无论躺在哪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会留下温暖。他最后躺倒的地方，弥漫着一种消散不尽的伤感气息。他躺了整整一个星期。一道城市地下排水管道里的污水静默地流过他的身边。一贯胃口很好的爷爷，不吃也不喝，甚至于连哼唧的声音也没有。我的妈妈一天数次地把自己的脸凑到爷爷的鼻孔前，想辨别衰老的爷爷是否还有呼吸。

爸爸从凌晨三时左右出去，在天亮之前回来。在爷爷的最后日子里，他的身旁，不，他的有些灰黄模糊的鼻孔前总是摆着食物。我和哥哥姐姐们不懂事地围着那些食物瞎转，一旦有谁哆着胆子凑近那些食

物，性格暴躁的爸爸就会扑上来，咬他一口。我二哥的后腿就被爸爸咬伤了，成了现在的跛腿二哥。这都是因为二哥的自私和贪婪。那一次，二哥不仅抢吃了属于我的那一份食物，而且还想阻止我委屈和不幸的叫声。他把我靠近脖子的一块毛扯掉了。爸爸发现后，为了严惩二哥，就忍痛牺牲了二哥的那条后腿。

现在，我们面对着爷爷嘴巴边上的食物，谁也不敢轻举妄动。我只得抑制自己嗓子里发出的没出息的咕噜声，拼命咽着从胃里泛起的酸水。

爸爸用目光告诫我，不让我的嗓子再发出声响，因为我们大家在当时都看见爷爷动了一下，是我的饥饿的声音惊扰了爷爷。

爷爷在昏沉沉睡了几天之后，这是第一次醒来。

我们都围拢过去。我觉得生活又恢复到了从前，爷爷又要咳嗽几声之后，颤抖着坐起来了。

可是，从前的日子没有回来。爷爷示意爸爸靠近他，他有话要说。我看见妈妈的眼角有泪痕，被排水管道里流动的水染上了悲伤。事后，妈妈才告诉我，爷爷苏醒过来，是回光返照。那是一个生命的最后时光。

我听不见爷爷跟爸爸究竟说了些什么，但是我感到他们的谈话内容一定跟我有关。我看见爸爸回头看

了看我，让我把一块带肉的猪骨头叼走。爷爷知道我是这个家族中最小的，也是长身体急需营养的时候。爷爷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麼。我叼起了那块猪骨头经过二哥的身边时，我也听见了他从嗓子里发出的咕噜声和粗重的呼吸。当我还在一旁认真地啃那块骨头时，爷爷又一次昏迷过去了。当大家围拢在爷爷身边时，二哥突然蹿到我身边，伸出他的红舌头带着一股仇恨咬了一口我的猪骨头。

爷爷喘气非常困难，他的喉咙里像是有东西堵着。在爷爷最后一次醒来时，爷爷把喉咙里的一个白色的怪怪的东西咳了出来。那是人类嚼过之后吐掉的口香糖，爷爷衰老的胃口无法消化吸收这个东西。

哥哥姐姐们好奇，都盯住那个东西。二哥又一次显示出他的急切和贪婪，抢先伸出头闻了闻口香糖的残渣。

爷爷向我的爸爸提出了最后的要求，他要去窗口看看。

我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还有叫窗口的东西。

我问：“什么是窗口？”

姐姐用她的头拱了我一下，不让我叫出窗口的发音。姐姐对我好，我知道，所以，我不问了。但是，

我忘不掉窗口。窗口是什么？他们的嘴巴提起窗口时，会出现非常怪的陌生的口型。

我的爸爸根本没有办法把爷爷领到窗口前。就因为爸爸不能满足爷爷的最后要求，我看见爸爸仰首哭泣了。我第一次感到爸爸的绝望和无奈，也是第一次感到爸爸的哭泣令我震动。

我的爷爷停止了呼吸。那时候，我还不懂因为一个生命的结束而流泪。我眼中的为伤心而生长的泪腺刚刚萌发出一个小小的嫩芽，它正在走近悲伤。

我找到姐姐，费了很大的劲，才叫出窗口的发音。我告诉姐姐：“我要窗口。”

姐姐紧张地说：“你以为窗口是什么？是一块猪骨头吗？”

这时，二哥夹着自己的尾巴走过来了。平时，他总是把自己的尾巴夹得很紧，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但是，一闻到香味，他的尾巴就会从两条后腿间激动地竖起来，胡乱地抖动着，嘴巴里发出让我作呕的声音。

姐姐看见他走过来，就换了一种姿态，表示出我们刚才什么都没有说。二哥不信，一再追问我们是不是找到了吃的东西，没有告诉他。他还无耻地把嘴巴

凑到姐姐身上嗅了嗅，仍不罢休，又在我的身上嗅了好半天。就在二哥的嘴巴嗅到我的屁股上时，我报复性地放了一个大臭屁，姐姐乐了，二哥恼了。他还没来得及张嘴咬我，我就跑了，专往爸爸睡觉的地方逃。果然，二哥一看见我跑到了爸爸跟前，就停止了追赶，在远处恼火地瞪着我。爸爸可不知道我玩的把戏，就伸出舌头舔舔我的脸。爸爸潮湿的有气味的舌头温和地滑过我的脸，我感到很舒服。我看见二哥无可奈何地扭头离去了。

正是因为舒服，我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爸爸还在继续用他的舌头洗我的脸时，我问爸爸：“窗口在哪里？”

开始，爸爸没有听清楚，问我：“你刚刚说什么？”

因为我已经说了几遍了，所以我的发音就很清晰了：“窗口！”

爸爸狠狠地咬了我一口。我不知道自己错在了哪里，所以我哭了。我的哭叫声很刺耳，家族中的成员都赶来了。妈妈护着我，用她的身体隔开爸爸有力的嘴巴。二哥笑了，他站在远处很开心地笑着。

爸爸说：“今后，谁也不许提‘窗口’这两个字！”

我固执地说：“爸，你告诉我什么是窗口，我就不

再问了。”

爸爸真的是被我气疯了，他的四只爪子全部按在我的身上，用那张能嚼碎骨头的嘴咬住我的脖子，一边咬我一边说：“我不许你提窗口！”

因为爸爸下嘴太重，咬我咬得太狠，家里的所有成员都在哀求爸爸饶恕我。我哭得快没了气。

我醒过来时，看见妈妈和姐姐在我身边。我是哭累了睡过去的。我想看看爸爸在不在，爸爸的大嘴巴真把我吓得要死。我没看见爸爸，却看见二哥跟大哥咬来咬去，很无聊的样子。

妈妈在用舌头舔我鼻子上的伤口时，我又忍不住叫了一声。我看不见伤口有多大，只听见妈妈跟姐姐说：“要留下疤痕的！”

我没忘记脑袋里的问题。我说：“我要窗口！”

姐姐压低声调说：“我告诉你，窗口就是窗口，不是啃的骨头！”

我鼻子上的口子挺深，好几天之后才愈合。就在我渐渐淡忘了疼痛时，家里出了一件大事。我在一个早晨看见身材魁梧的爸爸躺倒在血泊中。家族里的所有成员都惊慌失措地跑来跑去，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堵住爸爸前腿上流出的血。

我看见妈妈又在哭泣。

我问大哥：“爸爸出了什么事？”

大哥说：“他中了枪弹！”

我说：“什么是枪弹？”

大哥说：“别问了，说了你也不懂！快到一边去，别妨碍我们做事！”

爸爸很坚强，他不愿意让我们这些孩子看见他身上的伤口。除了妈妈用舌头舔他的伤口，爸爸自己也拼命舔身上涌出的血。血不淌了，在伤口处凝结了一个紫色的血痂。爸爸浑身变得软软的，虚弱地瘫软在地上。我看见爸爸伤口处的血肿块仍旧不断地隆起，我内心的恐惧感也成了一座山，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小心地走近爸爸，把鼻孔凑近他的伤口。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嗅到了刺鼻的火药味。我对这种奇怪的味道很敏感，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我后退了一步。爸爸说：“别看它，也别闻它。”

我感到恐惧。

在爸爸中了枪弹养伤的日子里，大哥就负责外出觅食了。妈妈和姐姐也偶尔出去找食，二哥也要出去，爸爸不同意，说二哥容易惹事。

二哥就气得用前爪子挠水泥墙。爸爸一瞪二哥，

二哥就说，他的爪子有点儿痒痒。爸爸就说：“你就专心照顾弟弟吧。”

我心想，我宁可自己玩。有二哥跟在身旁，我反而一点儿安全感也没有了。我决定躲避二哥，离他越远越好。

我突然间感到了孤独。在我认识的被阴凉坚硬的水泥浇铸的世界里，除了家族成员外出觅食带回一点儿信息之外，我就蹲在充满了复杂味道的排水管道旁边发呆。爷爷的故去和爸爸的伤病，令我的大脑变成了一个大大的胃口，它想塞满所有的东西。

二〇〇一年的十二月十一日，我在龟裂的水泥缝隙中，看见了黑色的土。就在松动的土中，我认识了一条粉红色的蚯蚓。因为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所以我记得太清楚了。

我告诉她：“我想找一个叫窗口的东西。”

她领着我去找窗口了。原本只是我三分钟的路程，我们足足走了一个上午。蚯蚓走得太慢了。

她说：“你看见那个发亮的东西了吗？那就是窗口。”

窗口原来在我的头顶上。它是由更坚硬的金属做成的网状物体，透过空隙，我可以看见天空。

蚯蚓说：“我们的窗口，就是人类居住的城市街道上的马葫芦。”

我在发呆，我不能不发呆。就那个窗口的缝隙中，飘落下一片白色的东西，落在我的黑鼻子上消失了。

蚯蚓说：“你真的什么都不懂？那是雪花，这座城市正在度过它的冬天。”

就在这时，一阵剧烈的震动传了过来。我浑身的毛都在瞬间竖立起来。我一回头，爬在墙壁上的蚯蚓已被震落在地上了。

她说：“刚才是一辆汽车行驶过去了。你最好离窗口远一点儿。”

突然，一个冒着蓝烟的东西掉下来了。我凑过去想用鼻孔辨别一下，没想到，我控制不了自己，大叫了一声，我被它烫着了。这一回，蚯蚓笑起来，说：“那是人抽的烟头！”

在接下去的时间里，我从蚯蚓的嘴里获得了一系列新名词：街道；人；地上的烟头是一种叫万宝路牌子的香烟，它产自美国；我们生活的地方是城市的地下排水管道。

我又一次控制不了自己的声调了：“天哪！你怎么

什么都知道?”

蚯蚓说：“不行，我要回去了，已经太晚了。”

我说：“才刚刚是中午。”

蚯蚓说：“我可是要走整整一个下午的。”

我告别了她，又抬头望了望窗口。说实话，我怀着复杂的心情，有些留恋头顶上的窗口。就在这时，我觉得嘴巴里的某一个部位很不舒服，特别不舒服，好像多了一个东西。

在那个有着特别意义的中午，我发现自己又长了一颗牙齿。